

# 钱歌川散文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邓敏行 戴新华 编

下集

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# 钱歌川散文

(下)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# 钱歌川散文

(下)

钱歌川 著  
邓敏行 戴新华 编  
高 峻 责任编辑  
李 萌 封面设计  
张智勇 版式设计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11.25 印张 258(千)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11.00 元

ISBN 7-5043-2645-3/I·334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

◀一九四八年摄于上海



▲一九五四年于台南所摄全家福

##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

---

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 
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 
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 
谢大光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常务编委 张品兴

# 目 录

## 自述编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前程·····      | ( 3 )  |
| 所谓我的故乡·····  | ( 6 )  |
| 巴山夜雨·····    | ( 12 ) |
| 风雨故人·····    | ( 14 ) |
| 空袭的一晚·····   | ( 23 ) |
| 乐山浩劫·····    | ( 32 ) |
| 怀轰炸中的伦敦····· | ( 37 ) |
| 我没有什么怪癖····· | ( 42 ) |
| 入台记·····     | ( 46 ) |
| 过去的好日子·····  | ( 50 ) |
| 雕虫小技·····    | ( 54 ) |
| 新年和童年·····   | ( 58 ) |
| 忆上海·····     | ( 61 ) |
| 再度南迁记·····   | ( 65 ) |
| 我与木刻·····    | ( 68 ) |
| 行年六十·····    | ( 70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三十年前的中秋夜 … ( 74 )   | 用钱的快乐 …………… (200) |
| 西泠旧事 …………… ( 77 )   | 床头夜读 …………… (203)  |
| 新春旧话 …………… ( 81 )   | 完美的丈夫 …………… (206) |
| 海隅十稔 …………… ( 84 )   | 休妻与去夫 …………… (209) |
| 去国情怀 …………… ( 87 )   | 理发闲话 …………… (216)  |
| 再度学生生活 …………… ( 90 ) | 中年病忘 …………… (219)  |
| 三书主义 …………… ( 96 )   | 抽烟斗的人 …………… (223) |
| 回顾五十年 …………… (100)   | 茶话 …………… (227)    |
| 祖母在日 …………… (106)    | 午睡 …………… (231)    |
| 失败在数学 …………… (108)   | 迟睡的习惯 …………… (235) |
| 老友会晤记 …………… (111)   | 莫当闲花野草看 …… (239)  |
| 一段往事 …………… (116)    | 接吻漫谈 …………… (244)  |
| 扬眉吐气的日子 …… (122)    | 人生四要 …………… (248)  |
| 归思 …………… (125)      | 谈时髦 …………… (257)   |
| 我读过的学校 …… (129)     | 说话的技巧 …………… (260) |
| 我教过的学校 …… (136)     | 哀乐中年 …………… (263)  |
| 四十年教学生涯 …… (148)    | 留学问题 …………… (267)  |

## 生活编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初夏的一日 …………… (157) | 漫谈请客 …………… (272)  |
| 吃鸡赘语 …………… (162)  | 怎样作客 …………… (275)  |
| 年龄的消长 …………… (167) | 谈购物 …………… (278)   |
| 感情的堕落 …………… (172) | 努力莫加餐 …………… (282) |
| 卖文生活 …………… (177)  | 饮食男女 …………… (286)  |
| 男女之间 …………… (182)  | 烟酒与朋友 …………… (289) |
| 失眠枕上 …………… (189)  | 人和他的名字 …… (293)   |
| 写信的艺术 …………… (193) | 和乐家庭 …………… (299)  |
| 读书的习惯 …………… (197) | 如何择妻 …………… (303) 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色彩与人生 …… (307)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谈话的艺术 …… (312)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青年和老年 ..... | (317) | 佳茗余谈 .....   | (341) |
| 散步与健康 ..... | (321) | 睡眠与人生 .....  | (344) |
| 中国人与茶 ..... | (328) | 人类独有的笑 ..... | (348) |
| 外国人与茶 ..... | (334)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
# 自 述 编



## 前 程

---

我在国内的学校里，没有一连读过三年的。因为兄弟中我年纪最小，所以老是不肯离开父母，南辕北辙，使我在国内从小学到大学没有毕过一回业。就是在肄业中，成绩也就平平，而且长到这么大，没有和女子同过学。说到学校生活最有兴趣的事情，简直可以说没有。现在文章既征到了我这样平凡的人名下，也就只好胡诌几句塞责，好为他们凑凑热闹。

我原来打算到北平清华去的（如果到了清华园，我想那一定有的是韵事好写了），动机也不是因为那学校好，只是因为有公费出洋的机会。但那学校当时之过于贵族化，自然是主要的使我迟疑的原因。在我迟迟不去应考的当儿，我一个在日本学工业的老兄来信了。他说我如果是徘徊无学校可入的话，就不妨决计到日本去，那里只要努力预备一下，是可以考取公费的，而且考试是日本人主持，决无徇私之事。我当时觉得既出了洋又得了公费求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决计离开父母奔自己的前程去。那时我不到十八岁，每天只爱干些中国文人墨客的事，临篆隶，刻图章，做七律等等。既决定要出国，一去则非三五年不能回来，自然不免难过。于是乎做了四章留别诗，母亲二十余年不作诗之笔也就为爱子之远行而挥动了，“叙别家园今夜饮，明朝门外即天涯”二句，我至今不忘。随后父亲、表

兄、从兄等都有诗送别。我在一次对月痛饮的叙餐之后便离家了。

到日本后，每天赶着学日文日语和其他各种学科，（我因为在国内只学过半年代数，所以到日本后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物理、化学等科都得自己从头自修。）困难万状，而公费又即将满期，如果得不到公费，当然非回国不可，那岂不是白出国一趟么？考公费既是我来日本的目的，自不能不努力促其实现。看见周围那些竞争者都是中学或师范毕业的，他们对于考试的科目除日文外，几乎只是温习，而我却是从新来学，相形之下，使我越发不敢一刻疏忽，只有尽我的力作一次（最初的也是最后的）奋斗。至于成功或失败，却只好听诸运命了，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我们能操必胜之权呢？

在预备了一年半之后，我便抱着以一当十的（因为约计十人取一）雄心去应考了。考高工连去了三天，到最后一天竟被拒绝入场。接着去考高师，发出榜来，居然有我的名字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（自然不再希望去考医学校的公费了。）马上跑到经理处报到，意外地他们预支给我四十元。我仿佛贫儿暴富，趾高气扬地在东京市上阔步着。我随即买了一个西姆表，买了一根皮带带，又买了几本年来垂涎的书。这三样东西，至今还在我身边，因为我见到它们，就记得我当日的快活。回到客栈，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禀告双亲。说我如何快乐，前途有了光明了。不仅以后读书不要劳老人操心筹款，而且五年毕业回国，就可以到社会上做事，自己谋生养家。一生事业，也就决定了。多么快活呀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说，她接到我的信时，很能体验我当日的快乐，她自己的快乐也几乎和我一样。只有在旁的一位阔亲戚，看过了我的信却说，“每月得了这几十块钱公费算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快乐到这样？”母亲只对他笑笑，心里却说：“有钱的

人不肯读书,那里知道没有钱的人想书读的痛苦和有书读的快乐呀!”

选自《流外集》。

## 所谓我的故乡

---

人类脱离了游牧时代以后，才有固定的居处。一个个的部落，各自结族而居，而子而孙，耕耘株守，由是而形成了村落。后来渐渐发达，由许多异姓的家族，集合而成一个社会，再进而合为一个国家。在这些村落，社会和国家中，居民因为他们的乃父乃祖一直住在那里，于是就把那地方认为他们的故乡，而自认是那里的人。于是乎所谓家乡观念也就产生了。

我们在一个地方住得愈久，对于那里的眷恋也就愈深。那地方对我们实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关系，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陈迹，都足以诱发我们的感情，加以我们自身生长在那里，环境的一切，虽一草一石，仿佛都有情，而不能毅然舍去。表面上的人，差不多都是熟的，纵然你本人不熟，说起来也都晓得，那里的街道、店家和住户，与夫它们那各自的特色，在你脑中都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尤其是地方上那些著名人物的哀荣，你都有一部整个的故事在心里，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安得生那样的文人，你准可以写出一本“温芝堡故事集”一般的你家乡的故事来。

但自从五世同堂的风气推翻以后，一般人对于家庭既已不那般依恋，对于家乡也就渐渐地冷淡起来，既无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之要求，自然更无同住在一个区域内之必要，加以各人

知道要谋自立，不靠一个家长来豢养一家数十口人，于是不能不为衣食而奔走四方。我们现在连一个固定的业都不可得，那里还谈得到固定的家。所以有时一离故乡，就永世没有再回去的机会。要是在外乡有了职务，娶妻生子，便无形中在那里落了业，故乡早成为一个云中之鹤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可怜一段怀乡之情，最后只好带到棺材中去。至于那些儿孙，对于他们的故乡，更是只从家长的闲谈中听到那个名字，本人从未到过，要怀乡也无从怀起。与其说那地方是他们的故乡，不如说他们的故乡是现在住的地方还要适当些。他们只知道自己生长之乡，对于父祖的故乡真是太隔膜了。

我对于常州的情形就是这样。

从小大家都说我是常州人，我自己也承认是的。其实现在想来真有点滑稽。我既没有到过常州，又不会说常州话，常州有什么名胜，我不晓得，常州人的生活如何，更不得知，我怎样可以做常州人呢？你不能在我身上找出一点常州的成分来，就是到我家庭中去也看不到一点常州的风习。我不能再认我是常州人，我与常州毫无关系。所以我在十八岁上出国求学赴考时，就填的是出生地的籍贯，后来读书也拿的是那里的公费。常州与我此时可说已完全脱离了关系。这时大家都说我是湖南人，我自己也承认是的。我因为职务的机会住在江苏虽又有了七八年，但人们仍然把我当作异乡人看待，我也居然以异乡人自居。虽常道过常州，也竟不想去看一下。直到有一次我们夫妇带着女儿出去旅行，邻座的同车人有听到我小女儿叫她母亲作娘娘（第二字读去声），便对她的旅伴说“她们是常州人。”她这样说当然没有什么惊异，而我听了却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十多年来没有人把我作常州人看待了。不意在我自己也完全忘记了这种籍贯的时候，居然有人又来提醒我。是呀，我是常州人，至少在这样称呼上，我还保存了常州人的特

点。在常州我们不是还有点产业吗？我们的祖坟，不是都葬在常州吗？祖母的口中不是常流露着常州的情景吗？我们不是还有至亲住在常州吗？我怎样能说常州与我毫无关系呢？我现住在离常州只三小时火车路的地点，我真该到常州去看看。这样一想，我对常州便起了一种依恋之情，总想找个机会去一趟。看看所谓我的故乡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。

这个希望最近果然实现了。我利用六月六日这个星期末之余暇，和我大兄搭上了京沪路的上行车。我们因为去得稍迟一点，车上竟找不到一个座位，我们便坐到饭车中去喝咖啡，想得个座位混过这三小时。到站已经七点半了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自然是找有熟人的容易找的地方去。我们把第一个目的地，定在武进医院，一路铃声，黄包车把我们送到那里的时候，正遇见了宗医生从楼上下来。他说已经派有车子到车站去接过我们了。当夜我们很想请他做向导，带我们去吃点常州名菜，谁知他们的院长贝医生(Dr. paty)一定要留在他家里吃便饭。饭后，他们和大兄讨论着医学上的问题，一个晚上就这样消磨了。

我们直到夜里十一时，才从医院里溜了出来，雇黄包车在夜半去敲亲戚家的门，常州住宅之深，实出人意料之外，我们几乎叫了一个钟头才把门叫开了，在暗中摸到了内进，把亲戚从床上唤起来，说了一两个钟头的话，才原车回武进医院去安息。

第二天一早我到菜馆子里去用早点。尝了常州特产的馒头——就是我们普通的灌汤包子，不过比别处做的特别好些罢了。现在紫蟹还未上市，所以这包子的味道，还比较差一点。常州除蟹之外，就是虾最著名。我们吃了许多虾，确是新鲜可口，在上海一带怎也吃不到这样新鲜肥美的。常州并没有特别的名菜，你如果一定要找一两件出来点缀口福的话，那似乎只

有糟扣肉了。但我是不大喜欢吃肉的，所以我觉得那只宜于给脱了牙齿的老人吃，我还是宁肯吃虾。

你如果因为常州没有名菜，而认定常州人是不爱上馆子的，那就错了。常州百业都凋敝，而茶酒馆的生意却很兴隆。老实说，茶馆和酒馆，成了常州人的第二家庭。常州人的生活，大半消磨在那些地方。无论有点什么小事要商量，或想找朋友谈谈话，照例是上茶馆，一坐就是一上午。甚至毫无有事，一般高等游民所采取的消磨岁月的方法，仍不外是上茶馆。普通十几个铜元一壶的茶，也喝得津津有味，考究的人当然是要自己带茶叶去的。

在常州人的生活上，与上午的茶馆同一重要的就是下午的酒馆。但我得特别声明一句，这酒馆并不是普通的菜馆，它是专为卖酒而开设的，里面除了一点下酒的小菜而外，不售正式的菜。但常州人却爱上这种馆子，几个老朋友风雨无阻地每天下午按时齐集在一家酒馆里，十分优游地一面高谈阔论，一面喝着兰陵美酒。酒酣兴至，而嫌酒馆里的起码小菜不足以饫其食欲时，便不免要到正式菜馆里去叫几盘菜来，痛快地吃一顿。这地方就等于他们的家庭，可以高谈，可以痛饮，可以饱吃，可以留连，决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。所以上酒馆已成为常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常州的生活虽在今日也确是算很便宜的，几块钱一月可以租得一栋很大的房子来住，四块钱可以叫一桌酒席。就是平日上馆子去小吃，三四个人饱吃一顿出来，也不过只消费得十几毛小洋，而那两毛小洋一盘的经济菜，各色各样都有，尤其是汤，仿佛你能吃多少，他们就可以供给你多少，结账时仍然只算你一碗的钱。我们去吃的时候，也就试验了一下，分明一碗汤已经吃完了，还要叫堂倌把那空碗拿去热，等一会他居然又端出一碗满满的和第一次一样的汤来了。